

重点  
推荐

大约是2007年夏秋之际,赵淑萍发给我一组她新创作的小小说,流溢在作品文字间的才情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其时,她正在浙江师大攻读教育硕士学位。回想起来,这或许是她小小说写作的起点,但从这几篇作品中透露出的她对于小小说语言和故事的敏感与熟稔,却极少有生涩和练笔的痕迹。看得出来,她本人多年的文学浸淫和修养对于她的创作来说意义重大,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对于小小说体裁特有的故事感觉和结构规律,保持了一种既契合传统又充满创意的理解。

从这个颇具高度的文学起点开始,近年来,赵淑萍的小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或许可以称为爆发期的阶段。她的作品频繁地出现在各类相关刊物上,并多次被《小小说选刊》转载,还被收入多个当代文学和微型小说选本。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对于故事艺术的持续探寻之外,她的小小说的写作题材也在不断地拓宽,小说的笔触从她所熟悉的浙东乡土和日常生活题材,渐渐延伸到了历史、官场以及某种苍凉的生活感觉和微妙的生活参悟的捕捉中。她的《一堵有诗的墙》《捉月》等作品,将遥远年代里的一份凄怆爱情从湮灭无闻的历史时空中钩沉出来,以小说的想象为两个无名而又不幸的古代女子各自补填了一枚命运的书笺。她的《新年的第一场雪》以一种有意平淡化了的叙述口吻,来讲述未脱胡读书人气息的小官员胡乐乐的短暂仕途与意外死亡的命运。小说不露声色的叙述声音里透着对于特定文化下现代知识人的某种真实而又细碎、浮泛而又深沉的生活困境的洞察。小说的叙述在主人公死亡前后的时间里穿插跳跃着展开,描述包围着胡乐乐的种种现实,但这位被设置为胡乐乐同事的叙述人却似乎从不表露出他本人对这

## 小小说的艺术与文化基底

——评赵淑萍小小说集《永远的紫茉莉》

□方卫平

些现实的观感。是因为身为小公务员的他没有思想吗,还是因为他已经沉沦到不屑于展示自己的思想?抑或是,他的思想正是藏在这些看似缺乏温度的文字之间,因为这样一种文字的面貌,很可能比任何切实的情感描述都更能传达对人生现实的批判和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同情?

当然,赵淑萍写得最好的题材,还是她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格外钟情的乡土世界。她的《女巫》《三婶的主意》《看戏》等作品,以饱满、水灵、精细中藏有质朴的语言书写三个乡间女子的命运:乡女凤儿因爱生恨,将自己变成了村里的女巫;漂亮、好脾性的三婶把自己的一辈子年华,毫无怨言地锁在了自家的院落里;女孩“她”执著守护着年少时爱的承诺,直到现实把它彻底击碎……作家似乎很喜欢以叙述的密度来挑战小小说文字篇幅上的限制,她笔下的许多人物都在短短的两三千字间走完了一生或者半生的旅程,这其中也包括上面提到的三个乡间女性形象。对于小小说来说,这样的写法既是一种突破,但同时也造成了作品艺术表现上的限制。以小小说的篇幅来覆盖一个人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光阴,在催生我们心头白驹过隙般的人生感慨之余,其讲述总显得略为匆促和急迫了些。这也是收入作家这本小小说集的不少作品给我留下的阅读印象。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特别欣赏赵淑萍的《客轿》这样的作品。这则作品秉承了微型小说最为经典的写作技法,将一个故事的情节浓缩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更将情节高潮汇聚在小小的一个生活场景上。在这样密集的时间跨度里,作者有足够的思想和文字的精力,来一步一步、悠游不迫地谋划和布局整个故事。小说中,从郑店王的出行,到他在城



里看戏的情景,再到他兴冲冲借着客轿的亮光走回村里的过程,处处布满了可以品咂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又紧紧围绕着主角的“吝啬”特征展开,从而使整篇小小说犹如一根枝叶密集的树条,显出一种小巧、紧凑、均衡之美。作品取用了——个既符合传统乡村生活的现实、又具有高度戏剧性的生活事态,并充分运用了小小说特有的夸张手法,将一个一毛不拔的传统乡绅的形象,无比生动地推到了我们的面前。尽管我们很难说这样的作品中包含了多么了不起的微言大义,但它毫无疑问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充满罕见的悬念感和愉悦感的故事体验,而我认为,故事正是小小说最本质也最重要的那个核心,对这个文类来说,它的意义不但先于高远的思想,

甚至也先于语言上的经营打磨。

由于对《客轿》的特别偏爱,2009年,我在选评《中国儿童文学分级读本》时,完全不顾它是否隶属儿童文学作品的身份疑虑,将这篇小小说收入了读本中。

赵淑萍小小说的文字也显示了颇强的锻造力。在总体上,这些作品的文字无不显出一种成熟、流畅、圆润、雅致的质感,而落实到具体的作品中,它们又会随物赋形般地呈现出不同的气质。像《三婶的主意》这样的作品,其语言在细巧中带有一种淳朴自然的清新感。像《捉月》这样的作品,故事的语言则更多地显示出一份婉曲逶迤的江南诗意和风情。而在《客轿》《凑巧》这样的作品中,作家灵性飞扬的文字浸润了乡间传统生活的窈窕气息,仿佛一个个沉沉稳稳地坐定下来,着实地落在纸页上,但又处处洋溢着乡间语言的朴实而又活泼、新鲜而又生动的意味;在作家的小说作品中,后者是我最为喜欢和欣赏的一种文字感觉。

赵淑萍的小小说创作有着这类文体中不多见的地域文化意识。作为来自宁波的小小说作家,这个城市的新旧文化及其更替变迁为赵淑萍的小小说提供了特殊的素材和文化养分,比如《客轿》中的地域背景、角色、物事等,都带有宁波文化的鲜明特征,而这些烙有地方文化印迹的小说作品本身也是对于文化的一种自然传播。我想,在赵淑萍接下去的小小说写作中,这一从《客轿》开始就显露出其特殊魅力的文化基底,或许不当被轻易放弃,而作为一个在宁波追求了十载青少年岁月的异乡人,我也期待着从赵淑萍的小小说中读到更多与这座城市有关的独特文化记忆和传统。

(《永远的紫茉莉》,赵淑萍著,宁波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

相承的。这些文字轻盈、舒缓,但我们不会觉得浅薄、虚浮,反而会因为这些光泽熠熠的内质渗透而觉得真切而深邃。从天空到地面,从自然景物到人的感受,诗人抒情腾挪的主客观空间被自身的文字照亮,那薄薄透明的阳光,寄寓着诗人的真情。在这里,形象的质地和思想的光泽里现出无声的交汇映照。

当然,诗人对自然的抒写并非简单描摹,而是把个体生命的境遇投放到大自然的情怀和灵性之中,在更为辽阔的时空来解读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自然与个体生命的相互构建和依存之中,既飘逸、空灵地抒写了自然,又平和地解读了人生的境遇,彰显出自己独特的诗学魅力。

在周庆荣的散文诗中,充满悖论的思辨句式又是其一个鲜明的特征。这些句子总是把人们从世俗的现实氛围之中托举到一种形而上的时空里,在虚实的互动之中,使文本获得了一种幽思的魅力。

《有理想的人》的文本是朴素的。诗人完全置身于大自然的言态度度和生命姿态,其思想容量与美学品格皆令人称道。他将触及灵魂底蕴的写作作为艺术追求的目标。而更加令人赞赏的是,诗人把一种生命态度和诗学主张完美地统一起来,并让文本践行着自己的诗学主张,昭示出诗人对散文诗更为辽阔而深邃的遐思与构想。

(《有理想的人》,周庆荣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 灵魂的渗透与撞击

——读周庆荣散文诗集《有理想的人》

□三色堇

得当年他的散文诗集《爱是一棵月亮树》出版后,曾引起很大的反响。今天,他的散文诗集《有理想的人》以一种透亮、温暖、清新的美学品格,让我们在文字中几乎忘记了现实的卑俗、冷漠和琐屑,完全进入一个澄明、豁达、纯净的世界,恍若隔世。

“已经是春天了,就让春雨洗出一片明媚吧,如果春雨愿意,也顺便打扫一下多年來蒙在我精神上的尘垢,我想做一个高贵的人。”(选自《日记》)

“吹去浮尘,世界就纯净了;吹去阴霾,人间就光明了;吹去噪音,我们的声音就能传得更远了。”(选自《有理想的人》)

我一边阅读一边在想,诗人的内心要经过多少次过滤,才能洗净这些早已被时代玷污的文字。而让我激动,让我陷入深思的是什么样的心灵,才能写出如此通透、明亮、温暖的文字。诗人在《高地阳光》中曾这样写到:

“我还想彻底晒一晒我生命里所有的阴暗,曝在高地的阳光下,我告别霉变的忧郁,我无惧,我真诚。我多么热爱碧蓝天空下这暖洋洋的生活啊!”

诗人令人赞赏的高洁,完全来自于对自己灵魂的勇敢暴晒。如果没有自我解剖的胸怀,没有让自己的灵魂在火焰中接受洗礼的勇气,没有直达心灵底部的严峻拷问,那他的高洁一定是外在的,是大可怀疑的。而正是对自我的近似于残酷的抽打和拷问,才使诗人的高洁获得了理性的支撑和宗教般的朗照,真正进入读者的内心。这样的解剖和抽打,彰显的是诗人以良知为内核的人文品格,透出的是一种深邃的人文理想。

周庆荣正是一位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人,他在《高地阳光》中的抒怀令人印象深刻:

“等待这一刻,温暖就这样与温度相关。山涧的水有了暖意,山坡的树木正在热情洋溢,连山头那固执的雾岚也悄悄走远。晒一晒阳光吧,这可是高地的阳光啊。”“我伸展四肢,让阳光照耀全身,把与潮湿有关的记忆晒干……”

这些句子,让我们体会到诗人在温暖如注的阳光里心潮的涌动,我们不禁会想起陶渊明的田园生活。从追求天人合一、素朴净洁的生命姿态看,他们似乎是一脉

## 那些细微处的灵魂

——评郝炜、周颖的散文新作

□肖惊鸿



炜104篇,周颖76篇,篇篇都是有感而发,没有空洞的说教和虚伪的假话。散文本就是“集诸美于一身”的,是以记叙或抒情为主,取材广泛、笔法灵活、篇幅短小、情文并茂的文学样式。散文之所以为“散”,意在它的不经意和取材广泛,不刻意地抒写着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大多表现零星杂碎的生活片段人生。两位作家秉持了这一创作理念并把自己的特点融入其中。书裙上的几行字应该是他们的创作宣言:“当大家对当下日渐麻木的时候,我们对日常惊奇地凝视和发现;当大家对哲理渐感厌倦的时候,我们注重的是感受和呈现”,这种凝视和发现、感受和呈现,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他们的散文取其轻、长于短,但无疑是指向以轻见重、以短见长的目标的。两位作家为其散文创作提出了一个新概念。

这一类散文写作自然不是他们的发明,但他们秉持了这一创作理念并竖起了“轻散文”这一面小小的旗帜。轻,我理解有三层意思。第一层含义是用力小。轻润,轻描淡写,就是轻松,不费事。他们写来费不费事不得而知,但从阅读接受看,这样的散文,读起来肯定用力小、不费事。不费事意味着不较劲,不拧巴,不紧张,没压力。不费事就感到轻松,愉悦。没有精神压力,没有时间压力,读一篇散文就像一阵温和的微风轻拂面颊。第二层意思就是分量小。轻型,轻便,短而精。一篇散文几百字,在地铁里坐上两站就看了三篇。一本集子装在书包里随时可以拿出来读上一两篇,也不是负担。第三层意思就是程度浅。程度浅不是什么坏事。这个社会沉重和复杂的东西已经太多,沉重和复杂未必就是好事。程度浅才容易懂,雅俗共赏。大学生可以看,家庭主妇也能读。小文章大道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眼下这个社会一点不轻松。人们行色匆匆,步履飞快。没有时间读经典,没有时间看长篇。这种散文以其“轻”的姿态,找准了着陆点。紧贴生活,紧跟现实。

他们的散文处处张扬着一个人生哲理:生活在细微处。他们的笔触指向,不是那些大而泛的话语集合,而是不经意间的细语流露。在这样一个奔跑的年代,生活就像一个飞速旋转的陀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一切都围绕一个“快”字展开。

▼新书快读

主持:黎 华

《独立书店,你好!》



薛原 西海固 著  
金城出版社  
2011年9月出版

书店是反映一座城市人文风景的窗口,也是一座城市文化内涵的缩影。有什么样的城市,就有什么样的书店,从书店的生存状态也可以反映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本书全面描述文人笔下的中国人文书店风景,由各地的作家学者以他们的亲身体会和多年观察来描绘和展现各地人文书店的生存状态。

编者在书中说,在网络时代,开一家实体书店的梦,变得更加遥远和虚幻,甚至于变得更加不脚踏实地。越来越多的人弃实体书店而去。在实体书店里翻书,在网络上下单网购,成了越来越多读书人的不二选择。当网络书店越来越吸引读书人的目光时,消失的不仅仅是一些传统人文小书店,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方式。大多数的独立书店是在惨淡经营。还有一些以“书吧”的形式变通着,努力适应这个网络时代。独立书店,“破碎”着爱书人的梦,也在成就着爱书人的梦。

《欧洲摩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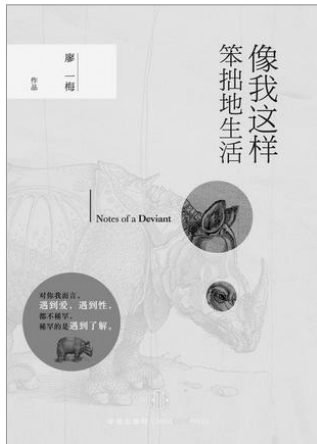


辜振丰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年8月出版

本书以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的欧洲社会为背景,探讨西方流行文化的源起,包括电影、装饰艺术、通信革命、现代舞、宝石、时髦儿、摩登女、咖啡厅文化、豪华邮轮、大饭店等,将诸多构成现代生活的元素娓娓道出;通过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装饰艺术,展现那个摩登时代的美学革命。书中还收录了作者多年来精心收集的图片,让读者看到的不只是“物”的本身,而是它们曾经有过的悠长身世,以及这些新玩意儿如何从炫耀自身地位与价值,逐渐发展成为日常生活享受的历史。

作者重视事物细节,善于从看似琐碎之事下手,横切出广义的文化史面貌,成功地将严肃的理论与研究发展成雅俗共赏的作品。

《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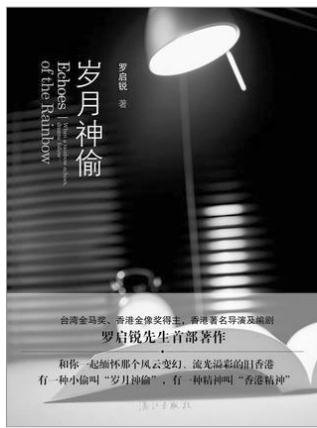
廖一梅 著  
中信出版社  
2011年10月出版

廖一梅是中国近年来屡创剧坛奇迹的剧作家。她的作品《恋爱的犀牛》从1999年首演风靡至今,被誉为“年轻一代的爱情圣经”,是中国小剧场戏剧史上最受欢迎的作品。她的“悲现实主义三部曲”的其他两部剧作《琥珀》和《柔软》也引起了不少关注和争议。无论是她的剧作还是小说,对观众

和读者的影响都是深远而持久的。这次她推出的图文集《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收录了自己近年来文字和图片的精华部分,包括散文、谈话录、小说、剧本中的经典台词、近百张精美的剧照和海报,以及由廖一梅和导演孟京辉在台前幕后拍摄的首次曝光的珍贵照片。

对于人类而言,最好的安慰剂就是知道你的痛苦并不特殊。本书首次完整收录廖一梅的内心话。她刻画出对生命、孤独、痛苦、爱情以及写作的种种独特见解。她的文字看似尖刻桀骜不驯,却字字珠玑,充满诗意和激情。她的态度看似玩世不恭,不屑世俗之见,却总是认真地告诉你年轻时时光弥足珍贵。她的写作看似文艺,实则骨子裡勇敢坦率,不喜矫揉造作,只想告诉你种种人生真相。她的镜头看似随意,却视角独特,记录了剧场内外的各种真切。

《岁月神偷》



罗启锐 著  
漓江出版社  
2011年10月出版

《岁月神偷》是香港著名导演罗启锐根据自身经历创作的一部半自传性质的散文集,由他执导并编剧的著名影片《岁月神偷》即取名于此,并一举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本书所述,是作者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即自己的学生时代起,20多年间所经历的各种事件与感悟。全书由长短不一,但基本保持在千字以内的小短篇组成,其内容或荒唐往事,有尘封回忆,有奇闻轶事,有人情百态,更有许多罗启锐自己的人生感慨和心情故事。这些片段或洒脱,或惆怅,或迷茫,或张狂,透出作者那种幽默诙谐而豁达大度的个性,渗透出浓厚的香港本土情怀。

中国内地首次出版的《岁月神偷》保留了一些非常形象的粤语方言,在今日浮躁的空气中仿佛又浮现出那种久违的属于香港的感觉,至此,一代人再次经历了难以重现的成长经验,一座城市也终于找回了它那被岁月偷走的味道。